

[法] 雅克·德·拉罗西埃 著
(Jacques de Larosière)

文晓荷 译

50 Ans de

Crises

Financières

金融 危机五十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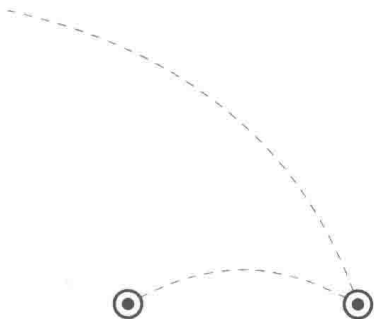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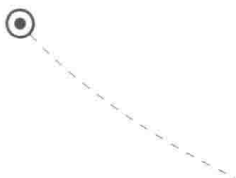
有序—失序—有序
展现新旧国际金融秩序的激荡历史

中信出版集团

金融危机五十年

〔法〕雅克·德·拉罗西埃 著
(Jacques de Larosière)

文晓荷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金融危机五十年 / (法) 雅克·德·拉罗西埃著 ;
文晓荷译. -- 北京 : 中信出版社, 2019.1
ISBN 978-7-5086-8869-5

I . ①金… II . ①雅… ②文… III . ①金融危机 - 经
济史 - 世界 IV . ① F831.9 ② F83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76610 号

50 ANS DE CRISES FINANCIÈRES by Jacques de Larosière

Copyright © ODILE JACOB, 2016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金融危机五十年

著 者: [法] 雅克·德·拉罗西埃

译 者: 文晓荷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承印者: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版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京权图字: 01-2018-3386

书 号: ISBN 978-7-5086-8869-5

定 价: 59.00 元

印 张: 9.5

印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问题, 本公司负责调换。

服务热线: 400-600-8099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献给我的妻子——弗朗士

| 序 |

我犹豫很久要不要写这本书。

有两个风险让我觉得恐惧。第一个风险是，如果我通过一种个人三棱镜的角度来叙述这些事件，会不可避免地让回忆录作者对事实进行加工，甚至无意识地让他自己成为主角。另一个相反的风险是，回忆录作者对事件发展细致而枯燥的描述可能会让读者感到无聊。

然而，最终，我还是决定去回顾这段往事。

在危机最严重的时候，我每天都会记笔记。但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我遗忘了这些笔记。而决定写这本书的首要原因是我重新找到了这些笔记。我再次阅读了这些文字：

它们用真诚的语气细致地描写了在我们的金融史中那些引人注目的阶段。

其次，因为我所经历的绝大部分事情并没有被多少人知晓。如果说人们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盟形成的进程了解得更多的话，我所参与的国库、世界银行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事务就不是这种情况了。因此，我的经历能够帮助到一些历史学家。

我很幸运能有这样一个阅历丰富的职业生涯。

于是我尝试分享这段经历，虽然有选择性的回忆无法尽善尽美，但我尽全力以客观的方式来呈现这部著作。

*

我要感谢那些关注这部作品的友好之人。

首先，是比利时国家银行的伊沃·玛艾斯（Ivo Maes），他鼓励我开始了这项工作。其次，是欧迪乐·雅各布（Odile Jacob）女士，她极其认真地阅读了我的手稿，并且给我提出了一些睿智的意见。最后，我的儿子亨利（Henri）和我的朋友迪迪埃·卡昂（Didier Cahen）给我提出了很多非常宝贵的建议。

| 目 录 |

序 / iii

第一章

家庭与教育 / 001

第二章

学习的岁月 / 015

第三章

伦敦、阿尔及利亚和金融监管 / 035

第四章

我在里沃利街的最初几年 / 047

第五章

1971 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垮塌 / 065

第六章

四年国库总长生涯（1974—1978） / 087

第七章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神奇的岁月（1978—1987） / 121

第八章

法兰西银行：永恒危机的七年（1987—1993） / 163

第九章

东欧国家：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为其转变服务 / 201

第十章

“您说退休” / 237

后 记 / 265

书中出现的主要人物（非法国人） / 275

参考书目 / 295

第一章

家庭与教育



我出生在巴黎，但是如果尽可能地向上追溯，我家族的根在外省。

我的母亲名叫胡格耶特·德·香朴弗 (Hugayte de Champfeu, 1898—1986)，她的家族是穆兰地区的一支资产阶级贵族。其祖辈曾担任过军官、行政官员（其中一人在 17 世纪曾经是穆兰市的终身市长）、国库官员等。我的外公，雷奥·德·香朴弗 (Léon de Champfeu)，曾是一名海军军官，他在一战中失去了两个儿子，最后的两个家族继承人。这两人之中的雅克，曾留下过大放异彩的印象派诗篇。《1923 年法令》曾允许复兴因战争而中断的姓氏传统，根据这一法令，胡格耶特的孩子继承了香朴弗这一姓氏。

我的父亲名叫罗伯特·德·拉罗西埃 (Robert de Larosière, 1896—1970), 他的家族生活在洛林地区靠近波旁莱班 (Bourbonne-les-Bains) 的巴斯涅 (Bassigny)。其族人曾经是葡萄种植者、钟铸造者、行政官员 [自 17 世纪起, 很多人都当过其所在城市塞纳以德 (Senaide) 的市长]、法官、国王顾问、水林检察官、牧师、修道院院长……

在路易十六时期, 也就是我们的祖先克洛德 - 埃提那 (Claude-Étienne, 1745—1830) 生活的时期, 我们将一片属于家族的土地名字“拉罗西埃”加到了我们的姓氏“米修”里面, 从那以后拉罗西埃这个姓氏就一直延续了下来。克洛德 - 埃提那在那时达到了他的权力巅峰。他首先在肖蒙 (Chaumont) 担任律师, 之后成为巴黎议会的律师, 而后再投身于与印度的贸易中, 为武装贸易船只筹款。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直到有一天他的船只因为战争被英国政府和董事会征用。虽然打了多年官司, 但克洛德 - 埃提那没有得到任何赔偿, 只得破产。他在塞纳以德度过了生命的最后时光, 一直致力于帮助村民用友好协商的方式解决矛盾冲突。

19 世纪的时候，这位杰出人物的后代在马提尼克（Martinique）复兴了家族。他们与克里奥尔（Créole）贵族家庭结盟，在海关和殖民署担任官职。我的祖父，罗伯特·埃里·德·拉罗西埃（Robert Élie de Larosière）是家族中最后一个出生在岛上的人。他成为一名海军军官并在法国本土定居下来。

对于我的父母，我只有幸福的回忆。他们用爱和关心将我温暖。他们告诉我工作和责任的意义。

和我的祖父和曾祖父一样，我的父亲也是一名海军军官。他的母亲欧也妮·泰波（Eugénie Thébaud）是一位祖籍南特的美国人，她的家族在 18 世纪末移民美国，因为海洋贸易，其家族在纽约兴盛起来。父亲从他母亲那儿继承了远大的志向、流利的英语、幽默感和博大的胸襟。

父亲的军旅生涯给了他在 一战时期的地中海舰队脱颖而出的机会。他曾被记录如下功勋：“因为他的灵活、沉着和冷静”，他用鱼雷击沉了一艘敌军潜水艇。这让他

二十一岁时获得了荣誉勋位勋章。^①

上岸和指挥是海军生活的常态，我的父亲选择时不时在国外担任海军随员。这就是我的家庭在罗马待了三段很长时间的的原因。

我母亲修养极高。在那个时代，她认识的女孩子很少会上大学，而她却获得了英语教学专业本科文凭。她的祖母，克莱尔·德·南特耶（Claire de Nanteuil），曾在第二帝国之后写了一些儿童读物，并大获成功。我的曾外祖父曾经是拿破仑三世的官员，在其遭到清洗后，这些书让整个家庭得以在四面楚歌的环境中生存下来。我的母亲总是保持着好奇心，一直到生命的终点，她都手不释卷。每周四（不用上学的时候），她总是带着我们去罗马教堂、博物馆和宫殿。她为我们开启了艺术和美的的大门。

我们依靠着父亲的军饷过着简单而资产阶级式的生活。我的家在物质上不富裕，但在精神上却是富足的：信奉宗教、坚守诚实、努力工作、热爱祖国、行事慷慨、待人坦诚。

① 1917年，他曾经是朗斯克雷（Lansquenet）鱼雷艇的上尉。德国潜水艇UC-38刚在地中海击沉沙托雷诺尔号（Châteaurenault）防护巡洋舰，就被该鱼雷艇摧毁了。

在我的整个童年和青年时期，我总是能看到，我们家的饭桌和房子总是向孤独的人、外国人、因为战争失去父母的孩子开放。

事实上，战争将撼动这个平静的小世界。

1939年9月，我们来到意大利，与在罗马担任海军随员的父亲团聚。我当时十岁，在夏多布里昂法国中学上初一。我与让·弗朗索瓦－彭塞（Jean François-Poncet）^①关系很好，他是当时驻罗马大使安德鲁（André）的儿子。墨索里尼的政权在那时达到了鼎盛时期。我常看到一些年轻的法西斯分子穿着制服在街上踱着方步。我还记得墨索尼里出现在威尼斯广场阳台上时那副狰狞而夸张的面孔。

1940年6月10日，天气晴朗，我们得知意大利向法国宣战了，当时我们的国家被德国进攻。为什么我们的拉丁姐妹要向我们捅一刀？我们需要立刻离开。我们匆忙地打包了行李。邻居和朋友慌张地来到房子前向我们告别。

^① 让·弗朗索瓦－彭塞，1928年出生，于1978年11月担任外交部长一职。

一些人眼噙泪水，不明就里。我们搭上了回法国的外交列车。火车停在了边境城市多莫多索拉，等待从巴黎出发的意大利外交列车的到来。但是因为国家濒临崩溃，法国的公共服务已经瘫痪，意大利火车晚点了，我们因此困在了多莫多索拉。法国大使在意大利外交官到来之后才获许离开，并且必须得交换人质才能放行。到处都是流散的士兵。所有的一切让我这个十岁的男孩记忆犹新。法军的溃败让人心痛。

在那个时候，我有一个皮质的小本子，我用这个本子记下了我搜集的给我意见的大人物们的思想或论点。正是在多莫多索拉沉浸在法国的悲剧之中时，安德鲁大使为我写了一首四行诗，这首诗后来一直都启迪着我。

雅克·拉罗西埃，

握紧你拳头，

永葆你高傲的心，

明天为我们复仇。

因为法军的溃败和德军的迅速推进，我们并不知道火车会把我们带向何处。为了不让我们担心，在车厢里，大使让我和让坐在他的膝盖上，对我们说：“我要看看你们是

不是好学生，地理学得到底怎么样。我们将离开马赛，向罗讷河谷进发。你们要依次告诉我从南向北我们将经过的城市。”我不得不承认当时我们紧张得脸色苍白，回答得一塌糊涂。

事实上，法国政府正在波尔多重建。我们也将去往波尔多。火车站里到处都是慌乱的人，我被那里的混乱惊呆了。父亲跟参谋走了，他叫母亲想办法找个给自己和四个孩子落脚的地方。我们的度假别墅在诺曼底象鼻山，但我们已经不可能去那儿了，我们得找个别的地方。贸易顾问桑格耐提（Sanguinetti）也在火车里，他想帮助我们。他在波尔多以东数千米的埃罗省托尔斯（Trausse）有个房子，便邀请我们去那儿住上一个月。我记得那里有一支比利时军队，驻扎在村庄的士兵正在被遣返回国。士兵用来做饭的大大的铝制炉灶和可爱而温暖的地方让我迷恋。度过在鲁西永的临时假期（那年夏天真热！）之后，我们在里昂附近的茹（Joux）找到了避难所，那是我们的叔叔拉·冯^①

① 我的叔叔拉·冯将军（Général de La Font，1885—1963），是装甲部队的军官。1940年5月，他担任第五轻装甲旅旅长，并在比利时哈尼获得盛誉。1940年6月，他接替戴高乐将军执掌第四装甲师。